



瞿曇佛陀傳

中村元著
王惠美譯

（續上期）

7 惡魔的誘惑

然從釋尊出家至證道的時期止，為「修行」期。在其修行的時期中，曾被惡魔誘惑的釋尊的故事，且有各具千秋的傳說，不過，在其中最古的部份，有釋尊自己的回想，亦曾作過如次的叙述：

「在尼連禪河（Nerañjara）畔，爲了要得到安穩，專心的修行實踐，專精而在冥想的我，被惡魔那無智 Namuci，一面說着安慰我的話，另一面走近來說道：「你很瘦，而且臉色也很難看！你的死期臨近了，而能夠生存的希望是：唯有千分之一的比例，你呀！活着吧！活是較好的。有了生命才能夠作了諸多的善行啊！你作爲吠陀的學生而修持清淨行，把供物獻給聖火，才能夠積聚着許多的功德。你專修苦行，有什麼用處呢？實踐的修行道，是難行的、難修的、很難達到的」。惡魔就唱了這些詩句，使站在開悟之人的傍邊。同時，世尊就如次的宣答：

「懶漢的親族呀！罪惡者呀！汝是爲了要破害追求世間善業而來的，但是我一點也不要追求世間的善業。惡魔呀！你是應當向上追求善業而想得到功德的人們，去談這些話才對！」

我有信仰，有努力，又有智慧。你爲什麼要向這樣專心修行

的，尋問生命的事呢？你應當知道，由奮勉而起的勇氣，就能夠乾涸河流的水，又當知！一心一意而專心修行的我，是身體上的血液不受涸渴的呢？

如果身體的血液雖乾涸了，那麼，膽汁和痰唾也不會乾涸的，肉雖消瘦了，心却就越加澄清。我的觀念、智慧、禪定都會至於更加的安定。當知！我是如此的安住，因爲受過了最大的痛苦，所以，我的心不會回顧諸多的欲望，看吧！這心身是那樣的清淨。你的第一支軍是欲望；第二支軍是嫌惡；第三支軍是饑渴，而第四支軍却是所說的愛執啊。

又你的第五支軍是厭倦和睡眠，第六支軍是所說的恐怖。你的第七支軍是疑惑，第八支軍是假裝和頑固。你由弄錯而所獲得來的利益、名聲、尊敬、名譽，或者是大吹的讚揚着自己而輕蔑他人，那無智呀！這一切都是你魔軍的勝利！更是惡魔的攻擊軍。如果是不勇敢的人，絕對是打不過勝戰的，但勇者的我，是可以獲得戰勝的快樂。

這個我是要會意味着無遮草呢？這是會向敵人投降的呢？在這世上的生存都是厭煩的耶！

我的希望是，勇敢的戰死，勝過於被打敗而活着的。某些沙門、波羅門們，都沉沒於你的這些軍隊中，而且看不見。更無有認識清楚實踐的德行人們，所應當必要修持的途徑。魔軍的勢力，包圍着四方，因爲看到惡魔乘在象上，所以我

站了起來準備跟他們作戰。因我是不能從這場所退走的。且天人和世間的人們，都不能打破那些軍勢，但是，我能將惡魔的軍勢，以智慧來戰勝。猶如把石頭擊破碎了沒燒的生土鉢那樣。由自己控制着思惟，而時常確立着觀念，一國經一國的遍歷各國——專志於擴大的指導弟子們。

他們不怠慢的實行我的指教，而專心的修行。如果他們達到了那境界，就不再會有憂愁，又能離欲望的快樂，他們就是能夠去到那彼岸的」。惡魔說道：「我在這七年之間，每一步一步的都跟着世尊你的身邊。更是，很用心留意着您正覺者的身上，却找不出能夠攻擊的機會。好像鳥在飛繞着脂肪色的巖石周圍，而說：這裏能夠找到柔軟的東西嗎？有味道的東西可以吃嗎？就這樣的飛來飛去。却在那裏不能發見美味的東西，鳥便飛走了。像靠近巖石的鳥那樣，我們也覺得厭煩了，然後便捨去了瞿曇」。

從沮喪而憂愁的惡魔，更由其腋下掉落了琵琶，隨後，這意氣消沉的夜叉（捷疾鬼）便消失在那兒了」③。

上述，就是敘述惡魔誘惑釋尊的故事，這也許就是最古的文獻資料。

在前面景況的 *Neranjara* 河，梵文是 *Nairanjana* 河，在漢譯佛典裏，音譯為「尼連禪河」，現在叫做巴路寓（*phalgu*）河。這條河是經流弗多迦耶的附近，到雨期時候，河水就稍微的變成了渾濁，但是河的兩岸的砂礫，曬在陽光之下發亮得很美。據說瞿曇就在於于路衙羅的傍邊修苦行。是現在的 *Urel* 村，曾留下這個名字④。

所謂那無智，就是在『吠陀聖典』以及敘事詩裏常常出現的惡魔，在此處就呼為惡魔，或是惡者波旬（*Pāpiman*）⑤。又這惡魔也被認為就是夜叉（*Yakha*）的⑥。在印度最古的宗教聖典『利瞿·吠陀』中，那無智就被呼為「惡者」⑦。又在『弗羅富摩那』文獻裏，曾引用『利瞿·吠陀』的這文句，而敘述印度羅神，將要討伐那無智的故事。可是，在原始佛教聖典中，却將那無智和死神視為同類。又死神有時也被呼為「帶來滅亡者」

（*Antaka*），更在『奧義書』有時也同樣的呼為「死」（*Mṛtyu*）。這些都是同義語的說話⑧。又死神野馬（*Yama Mṛtyu*）曾想誘惑波羅門的青年那智伽陀斯，而使其錯過認真求道的機會的故事，這出現在『迦陀迦·奧義書』裏面。在佛典中，前面一連串的詩句，都是直接或間接的承受了這些影響，關於死神，是佛教以前的古代稱呼繼承，並且又使用摩羅（殺者），這在後世的佛典中，特別的成為有力依據。

於是，那惡魔是使用如何的誘惑了瞿曇呢？第一就是要保持健康而顧全身體；第二就是首先作為吠陀學生而保守獨身的清淨行；其次是當家長而把供物獻給聖火，以舉行祭祀，且必須堆積許多功德的波羅門教徒所修持的修法。第一和第二，有互相佐證的關係。可是，瞿曇却拒絕了波羅門的這些生活方式。在此處瞿曇所實踐的方法是稱為「精進修行道」，由於要控制身心，而專心的努力修行為本務。然想控制身體而且克服惡魔的誘惑，是必需要非常的努力，因此，他是希望由內心上的努力修養為求其實現的。而且這修養的方法，是已經在『奧義書』中，曾有部分已說明出來的。就在『奧義書』所說的是「食物能清淨時，才有心身的清淨。身心清淨之時，觀念才會堅固的。得到堅固的觀念之時，則一切的束縛才會解脫」⑩。與這些同樣的表現法，在前面的釋尊的談話中，曾經表示過。所以，瞿曇對於波羅門教的一般生活方式，承受了改革『奧義書』的立場所指示，由內心上的精神所必須實踐的途徑。從前面所對立的範圍內看起來，波羅門教的修道方式，是世俗的、一貫遵奉的習氣，對於這些，瞿曇的修道方式，便是超世俗的，出世間的。並且否認了波羅門教，將祭祀等解釋為「善業」的意義。可是，因為否定祭祀的習慣，由於專志朝向着內心的精神方面，以致使佛教比波羅門教，成為更進步的自由立場，且能夠給予世俗的實踐倫理，而奠定其基礎。就是由於發現了能夠呼為「善」的因素，成為精神上、內心上的特性，而且由那些所依據的世俗心的行為，便從佛教的立場上，能夠呼為「善業」。於是，不久就為佛教奠定了說明五戒等的道德基礎。

而且，有了這樣新的倫理思想的抬頭，就被認為在恆河中流地方的社會上，發生新的變化，且有了密切的關係。當時在那個地方是：因為流行着雅利安民族和原住那兒的土著民族的混血，而形成了另一種的民族。他們已經不想保守父親祖宗以來的傳統上的習慣和禮儀，希望任意的採取各自所好的自由態度。他們所定住的地方是：因為地質肥沃，而產生出許多的農作物，所以，他們在物質上的生活是很富裕的，且跟着物質的豐富，而工商業也逐漸的繁盛起來，是以成立了許多的小都市。

最初是：以這些小都市作為中心，而有許多的小國家相並組合在那裏，他們是施行着貴族政治的，或者是共和政治的，不過，那些是逐漸的被合併於國王統治的大國。在那些國家中，國王是掌握着絕對的支配權。在原始佛教聖典中，也曾說到「國王是人類之中的最上者」，為什麼將這樣的事情，特意的提出來說的呢？那是從前在波羅門教所說：「波羅門是所有一切之中的最上者」，因而拿來作為對比的。當時的階級，是常以王族、波羅門、庶民——隸民、首陀羅（屠殺業者）、吠舍（污物掃除人）的順序而列舉。

又和那些能相提並論的事是，在當時的新興都市的商工業非常的發達，貨幣經濟，都有顯著的進展，依據考古學的調查，從這個時代以後，現出大量的貨幣。在都市蓄積膨大的財富，工商業者們，更組織了多數的公會，而掌握着都市內部經濟上的實權。於是，具有了經濟上實權的人就是霸者。「假使他雖是隸民，而有了豐富的財寶、米穀、金銀等，而另一方，雖貴為王族，或是波羅門，却沒有財富，然就都要比他們（隸民）先起床，而等他睡後才可以睡，要主動的服務他的工作，並且要作他意中的事，更要向他說愉快而好聽的話」^⑫。像這樣的社會，實際上的事情，在原始佛教聖典中，曾經承認過的。又對於暴虐國王，民家便會羣起而驅逐他，或是殺死他的史實。更將以往的社會制度，特別是階級制度，也就是開始崩潰的時候。又多數的人都已經不尊敬波羅門，且不遵奉『吠陀』。而最激烈的變動中心地區，就是摩竭陀國，瞿曇就是在那裏修行的。故後來所作的『吠陀』

附屬文獻，對於「摩竭陀人的假借波羅門」表示很反感^⑬。

因此，惡魔誘惑釋尊的神話，從那最古的記事的範圍看起來，那無非是依以往社會上的基層，或舊傳統的觀念形態，和從新的社會上的基層，而產生思惟的萌芽，兩相對立抗爭的反映（可是釋尊被神化了之後，這種神話，又變成了不同的情況）。

然從前面的終結文來看，惡魔是七年之間都跟着瞿曇的身邊，但是終於不能達到目的。在後世的許多佛傳中，所有的說明大致都說：惡魔的誘惑和要克服的那些事（降魔），都發生在正要成道的時候。可是，那是因為後世的佛傳作者，爲了要加強成道的劇烈效果的印象！所以那樣的描寫，可是與歷史上的事實就離開得很遠吧！至少最初期的佛教徒和後世的『佛傳』，作如是不相同，他們似乎認爲不斷的精進，七年之間抗爭誘惑，就是構成釋尊修行的內容。（未完待續）

註：

① DN. II, p. 52; Sn. 425f.

② 依據古語：「赴戰場的武士，爲斷然不退却，自認爲自己是不退的表示，在頭上，或旗，武器，由「無遮草」綑縛。（Paramat-thajotika）

③ Sn. 425 - 449.

④ Cunningham: Ancient Geography of India, p. 457; ditto: Mahābodhi, p2f (H. oldenberg: Buddha, S. 125 Anm. 2)

⑤ Sn. 430

⑥ Sn. 429

⑦ Pāpāyvai Namucih, Rv, VIII 14, 13.

⑧ ŚBr XII, 7, 3, 4.

⑨ H. oldenberg: Buddha,

maggo padhānāya, Sn. 429

⑩ Chūnd. up. VII, 26, 2. Cf. jhānapasādena visuddha - sativas

(Mañḍ. up. III, 2.8)

⑬ MN. II, p. 85.

⑬ Māgadheadsiya brahmabandhu. (Kātyāyana ŚrS. XXII, 4, 22, Lātyāyana ŚrS. VIII, 6, 28; Weber: Indische Studien, X, S, 99) Cf. Fick: Die Soziale Gliederung. S. 140, Anm 1.